

责任编辑：周定国

封面设计：江 东

林 亚 光 著
《少年维特之烦恼》鉴赏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08 千
1987年 3 月第一版 1987年 3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8,000

*

ISBN 7-5366-0198-0

I · 27

书号：10114·290

定价：1.15元

目 录

新版译者引言..... (1)

初版、二版译者引言..... (4)

1 丈夫们的诡计..... (7)

2 马车里的人..... (16)

3 离绝..... (24)

4 钥匙..... (31)

5 晚上七点钟..... (38)

6 两个巴掌..... (45)

7 红磷火柴..... (53)

8 青颊骑士..... (59)

9 第一场冲突..... (69)

10 幕下..... (78)

11 说谎..... (84)

12 车中艳遇..... (93)

13 神圣而高尚的艺术..... (107)

14 马车..... (115)

15 一个街名与门牌..... (123)

16 雏鸟..... (130)

17 天国的与凡间的爱..... (138)

18 不可恕的罪恶..... (145)

19 接吻..... (152)

新 版 引 言

这本小书，解放前曾印过两版，总共不到三千册。想不到三十年后，还有机会重印问世，这不但是我的幸运，也是这本书及其作者在中国幸运。

莫尔那（1878—1952）是我非常喜欢的欧洲作家之一。他的戏剧和小说的英译本，我总是见到即买。可是，在坎坷的生活道路上，这些书又是沿路丢失，至今已不剩一本了。

这本书的英译单行本，有一个副标题：《对话十九篇》，可知是把这些作品归入文艺小品“对话”一类的。但我在初版引言中说它们“实在都是一种小喜剧”，因此，我删汰了其中“比较的缺少戏剧效果”的五篇，仅以十四篇译文奉献读者。这回，既有三版重印的机会，我不愿意让它永远是个不全的译本。于是向上海戏剧学院借来一个英译本，把当年删汰的五篇补译增入。现在这个版本，已是《丈夫与情人：对话十九篇》英译本的足本

了。但是，我从戏剧学院借来的，并不是那个英译单行本，而是一本《莫尔那戏剧集》，这十九篇和作者的其他剧作编在一起，又可知它们仍然被视为“戏剧”。所谓“对话十九篇”，可能是英译者格拉才加的标题，也许是为了“生意眼”，怕剧本书没有销路。

这十九个小喜剧，题材大多是欧洲资产阶级浮华社会中的男女恋爱纠纷。几乎每个女人都有丈夫，也有情人。作者深刻地观察了这些三角恋爱关系中反映出来的世态人情，写出了这许多极有趣味的小喜剧素描。作为轻文学读物，不失为一部值得欣赏的妙书。

我在初版引言中，曾打算把这个译本首先献给习作喜剧的人，其次献给“正在恋爱、将要恋爱或已经恋爱过的人”，那是一九四五年的想法，因为欧洲资产阶级社会的艺术与生活现象，在当时的我国也有其存在。现在，情况却大不同了。我们已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艺术上不会有打情骂俏的恋爱至上戏剧；生活上不会有沾花惹草的爱情纠纷。即使说三角恋爱还是有的，但纠纷的本质也完全不同了。因此，这本小书，就其题材内容而言，对我们是不足为训的了。

今天，我把这个译本献给读者，主要是为了介绍外国文学遗产中一个优秀的小品。莫尔那的著

作，我们只出过一个单行本（剧本《天上人间》），还是四十年代在重庆印行的，流传极少。莫尔那是本世纪前期一位有世界名望的剧作家，我们应当再多介绍一些。至于这些小喜剧的题材内容，反映着以布达佩斯为背景的资产阶级社会，也正如维也纳、巴黎、柏林一样，醉生梦死于无聊的三角恋爱生活中，莫尔那给他们画出了素描像，使我们可以窥见这个没落阶级和没落社会的某些现象。此外，我尤其要向读者推荐的，是莫尔那笔下的讽刺性。十九篇的题材，虽然大多关于三角恋爱，但是几乎每篇中都有尖锐的讽刺。《神圣而高尚的艺术》，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请读者看看，作者多么辛辣地讽刺了拜金艺术影响下的画家，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对资产阶级艺术的批判。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日

初版、二版引言

这是将近二十年的事了，我在一本美国出版的“繁华市”月刊（Vanity Fair）上读到匈牙利现代戏剧家弗朗茨·莫尔那（Franz Molnar）的一个对话，题名曰“雏”。我很喜欢它的幽默与机智，当时即译出来刊载在自己办的《新文艺》月刊上。这是我对于莫尔那的第一次欣赏。不久，在一家旧书店里买到一本崭新的书，里封面上题着：“丈夫与情人，对话十九篇。弗朗茨·莫尔那著，英译者彭及敏·格拉才。”我译过的那篇《雏鸟》也就是这十九篇之一，但并不是其中最有趣味的几篇之一。我曾企图把这些对话都译出来，但屡次因为恐怕我的拙笔不够传达这些话里的机智——即使是英译者的——而搁起了。这也是我从前不敢选译剧本的缘故。

这时候，遥远地在北平，我的朋友徐霞村先生仿佛也买到了这本小书，因为我在一些刊物上看到

了他的几篇完美的译文。我正在渴望着他的全译本问世的时候，我的那个英译本却遗失了。几年之后，霞村已好久不再发表他的译文，也并没有单行本出来，仿佛他对于这些对话的兴趣已经淡漠了，而我却无意中又在一家旧书店里找到了另一本旧的。我把它从头再看过一遍，插上了书架。一直到抗战开始，它与我的其他许多洋书一起损失在兵燹里了。

但是这本书对于我实在太有缘份了。民国二十九年的夏天，我来到国立厦门大学，在图书馆里又发现了它。“这回该了却我的心愿了吧？”我对自己说。于是，这个允诺的结果，使我终于能够把这十四篇译文供献给读者。

莫尔那是著名的喜剧家，这十九篇虽然被英译者题为“对话”，实在却是一种小喜剧。在《幕下》这一篇的开头，读者可以看到作者说：“这是一个小小的素描，我本想题为‘一个编剧法的研究’，但这样一来，好象有点妄自尊大了。”是的，不单是《幕下》一篇，差不多全体都是一种喜剧的素描。这是作者的绪余，然而很可以供给学习喜剧写作者做参考。我从十九篇中汰除了五篇，就因为它们比较的缺少戏剧效果。

我把这个译本第一先供献给习作喜剧的人。这十四篇对话的内容，差不多全是关于恋爱的，而喜

劇并不是必须都以恋爱为题材。这我知道。但是我觉得，人们在恋爱的时候，似乎最能说几句聪明话，也可以说，惟有爱情最能引出人的聪明话来。然则大多数世界著名的喜剧之所以都是爱情剧，其理由亦可知矣。喜剧的习作者，如果不能就一个爱情的场面中发挥其聪明的辞令与诡谲的波折，则对于其他的题材，似乎亦可以无庸尝试了。

其次我要把这个译本供献给正在恋爱，或将要恋爱，或已经恋爱过而遭遇到困难的人。这理由很简单，因为我对于作者的极敏锐，极深刻，极讽刺的恋爱心理学，差不多可以说是完全赞同的。虽然这里多半是中年人的恋爱心理，但举一反三，即使是青年人也未始不可以从此沾受到一合膏馥。

最后，我应该说明，这些译文，因为英译者似乎译得相当自由，所以也没有十分忠实于英译本。为使它们较近于口语起见，我的译文，在某一些场合，也只求其不失原意而已。

一九四五年六月，施蛰存记。

本书曾于一九四五年秋间由福建永安十日谈社印行初版本，仅一千册，流传不广。现由正言出版社重为排印，故趁此机会，颇加润饰。引言所云，鄙意未改，故仍其旧。

一九四八年六月，蛰存附识。

1 丈夫们的诡计

布景是一个著名女优的公寓里的会客厅，时间为下午五时。一个盛气汹汹的少妇已经在那里坐着，在一只金黄色的椅子边上神经质地维持着她的平稳姿势。现在那著名的女优从她的化妆室里走进来。

女优 您要找我吗？

少妇 （忍气吞声地） 是的。

女优 有什么事情要我效劳的呢？

少妇 （祈求似地伸出了她的两臂）把我的丈夫还我！

女优 把你的丈夫还你！

少妇 是的。

女优 （一句话也不说，莫明其妙地呆看着她）

少妇 你弄不清楚哪一个是我的丈夫，是不是？……

他是一个金黄头发的，并不很高，戴眼镜的。

他是一个律师，你的经理先生的律师。他的名字叫做阿尔弗莱。

女优 啊！我碰到过他的……不错。

少妇 我知道你碰到过的……我求求你，把他还给我！

〔于是大家默然了好久〕

女优 你可不要以为我刚才不做声是为了心里着慌……我实在还弄不清楚，因为……我还不明白，我怎么能把你的丈夫还给你，我又没有把他抓在手里，可以把他随便送人。

少妇 可是刚才你已经承认你认识他的了。

女优 但是那可一点也不能说是我已经把他从你那儿带走了。当然我是认识他的。最近的一个合同还是他找我订的。自从那时候起，让我想想看，仿佛此后我只看见了他一两回……在后台。是的，一个说话还漂亮的，头发挺美的男人……你不是说他戴着眼镜吗？

少妇 是的。

女优 我可记不起他是戴眼镜的了。

少妇 他把眼镜除掉了。他要在你面前显得更漂亮一点。他是恋爱着你的。他从来没有在我面前除掉眼镜过。在我身边，他从来不留心到他的相貌的。他并不爱我……我求求你，把他还给我罢！

女优 要是你真是这样一位挺蠢笨的年轻太太，我简直要跟你发脾气了。什么时候你想到我已经抢过来了你的丈夫的？

少妇 他老是把花送给你……这一向。

女优 没有的事。

少妇 有的。

女优 没有。他平生也没有送我一次花过。他对你说，他送过花给我吗？

少妇 不！我在花店里知道的。每礼拜送三次花到你的化妆室里去，归他付钱的。

女优 这是谎话。

少妇 你是说我在撒谎吗？

女优 我的意思是，一定有人把谎话告诉你了。

少妇 （在她的手提包里摸索出一封信来） 那么这封信又是怎么回事呢？

女优 一封信？

少妇 他写给你的。他说……

女优 他写给我的？让我看……

少妇 不。我读给你听。（打开信来怨苦地读着）

“我爱，今晚因有急事，不能来戏院访候，一千个抱歉，一万个吻。——阿尔弗莱。”

女优 啊！

少妇 这是今天早晨我在他写字桌上找到的。也许他预备派人送到戏院里去。可是他忘了。于是

我就拆了开来。（哭了）

女优 你不该哭呀。

少妇（抽咽着）为什么我不该哭呢？你偷了我的丈夫，而我还不该哭！啊，我知道，对于你，这真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而且，在你，这又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一个晚上，你打扮得象一个公主，第二天晚上，你又一丝不挂的象一个希腊女神。你把眉毛画得黑黑的，嘴唇涂得红红的，眼睫毛上加了蜡，脸上又搽了粉……你还有各种化妆品和挺亮的电光，使你显得很美丽……一个著作家的诗歌又把你捧得好像是很聪明很智慧……那是无疑的，一个可怜的，头脑简单的律师会就此爱上了你。我呢，穿了这一套寒伧的衣服，我的本色的嘴唇和眉毛，本色的没有做作的姿势，我有什么机会能对抗你呢？我不懂得该怎样搭架子，怎样撒娇，以诱惑一个男人。我也没有一个莎士比亚先生替我写好一篇美妙的台辞……实际上，你也许是比我更蠢些，但是我承认，在诱惑男人这一件事情上，我不是你的对手。

女优 这倒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少妇 什么？

女优 我说你的事情。

少妇 我的事情？这是什么意思？

女优 我的意思是，我从来没有从你丈夫那儿收到过一束花或是一封信或是随便什么别的东西。告诉我，是不是你跟你的丈夫近来有些不和睦呢？

少妇 自然。

女优 你们平时总是彼此都很热情的。是不是？

少妇 是的。

女优 而近来你待他很冷淡了，是不是？

少妇 是的。

女优 果然！一个典型的例子……好太太，如果你知道我们做戏子的多么常常碰到这种事情，你也就不会生气了。这是很明白的，你丈夫是在跟你玩一个小小的手段，叫你吃醋，叫你对他再复活从前的兴趣。

少妇 （愕然无语，呆看着）你真的以为如此吗？你是不是说，这种事情，从前也碰到过吗？

女优 碰到过不知多少了。每一个女戏子，只要她相当的漂亮和出名，都碰到过这种事情的。这是世界上的一个最老旧的计策，而我们当女戏子的又是行使这个计策的一个最好的目的！跟戏院子有关系的男人，差不多都会随时利用我们做这件事情——譬如著作家，律师，作曲家，舞台置景家，乐队领导，甚至那些经理人也都会利用我们一手。他们只要假造一段跟我们

中间任何一个人的情史，就可以重新获得他的太太或情人的好感了。做太太的总是会相信这件事的！通常我们总是根本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件事物的，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了，我们也并不怎么介意。至少我们也得到了安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无意中成为使许多婚姻得到幸福的媒介物，要不然的话，这些婚姻就该到离婚法庭里去解决了。

少妇 但是我……我怎么会知道呢？……

女优 那个，好太太。你倒不必道歉。当然，你不会知道的。这种事情总仿佛好象是真的一样。你以为你的丈夫是在一个无穷的诱惑的环境里……在一个充满了那些没有忌憚或道德的美丽的妖怪的后台世界里。你以为一个女戏子比一百个平常女人更为危险。你恨我们，也害怕我们……没有一个人比你的丈夫更了解到这情形了，他显然是一个很聪明能干的律师。他就这样利用你的害怕和妒忌，以重新获得你所不给他的爱情。他写了一封给我的信，又把它留在家里写字桌上。你要知道一个律师，如果不是故意的，永远不会这样糊涂的。他在早晨给我定了花，也许他在走到公事房的时候就把这定单取消了。况且，他不是还有我的一绺头发吗？

少妇 是的。在他写字桌的抽屉里。我也带来了。

女优 不错。他们买通了我的理发匠，从我头上偷剪了去的。我现在居然还有几根头发在，这真可以算是怪事了。

少妇 （很高兴地） 他也是这样子得到你的头发的吗？

女优 除此以外，我想不出他会有什么别的办法了。告诉我，他有没有留什么情书在那头发一起？

少妇 （吃惊似的） 没有。

女优 你别害怕。我一封信也没有写给他过。

少妇 但是你怎么——

女优 我也真会得写一封情书给他的，如果他来找我，坦白地说：“莎拉，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我太太跟我有点儿闹别扭。你肯不肯写一封挺热情的情书给我，让我放在家里，她很容易找得到的地方？”……我一定已经给他写了。我一定会给他写出一封使你躺在床上至少哭两个礼拜的情书。有一次，我曾经替一个很出名的剧作家写过十几封这样的情书。可是他没有运气利用它们。因为他那个太太是一个非常正派的女人，她把那些信看也不看的都送回了她。

少妇 你多么聪明啊！多么好心啊！

女优 我并不比任何一个唱戏的女孩子好一些，也

不比她们坏一些。纵使你看起来，我们都是一群这样的妖怪。

少妇 （悔艾地）我竟做了一个十足的傻子。

女优 唔，你真有一点傻，站在这儿，眼睛里含着眼泪，而你的脸却欢喜得红红的，因为你发现了那个戴眼镜的金头发男人毕竟是爱你的。我的好太太，没有一个男人象他那样地值得尊敬的了。现在，话得说回来了，这岂不是你自己的事情吗？

少妇 是的。

女优 可是我还要给你一个临别的忠告。千万不要让他再这样的哄你了。

少妇 他不会了。请放心！

女优 无论你在他的衣袋里找到什么东西都不要大惊小怪，——信也好，手帕也好，我的照片也好……别管他送我什么花，或是写什么信，或是定什么约会……别再上他的当。

少妇 你放心，我决不上当了。你不要把我到你这里来过的事情告诉他，好不好？

女优 我一句话也不提起。而且我还有点气他，因为他没有到我这里来坦白地要求我的允许，让他把我的名字这样子的利用。

少妇 你真是一个好人，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谢你好。

女优 现在你不应该又哭起来了。

少妇 你使我感觉到太幸福了！

〔她热烈地吻着这个著名的女优，使她的脸上都沾湿了眼泪，于是她急步走了出去。门随即关上了。静止了一下〕

女优 （走到她的化妆室门边，叫着） 好了，阿尔弗莱。现在你可以出来了。她已经走了。